

和唐代关中方言音系比较的几种音系：(1)唐以前的隋语音切韵(2)稍晚于慧琳反切的韵镜(3)南宋中期的切韵指掌图。慧琳反切的语音基础，已知与唐代关中方言。被比较的三种音系，它的语音基础，就没有这样明确。特别是陆法言切韵，从唐代起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本稿作者曾根据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小注，论证陆法言切韵是大朝五声韵书反映的南北方言音系的综合。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黄淬伯 著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黄淬伯 著

黄淬伯文集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黄淬伯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0.6

(黄淬伯文集)

ISBN 978 - 7 - 101 - 07323 - 2

I . 唐… II . 黄… III . 西北方言 - 方言研究 -
陕西省 - 唐代 IV . 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8320 号

责任编辑:周 杨

黄 淬 伯 文 集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黄淬伯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700×1000 毫米 1/16·16 印张·2 插页·250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39.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7323 - 2

序

徐 复

南通黄淬伯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高第弟子，以音韵著称，其所论述，褒然为举首。先生撰《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久为学界所瞩目，日、法等国汉学家亦羡称之，可以知其影响所届矣。余读《慧琳反切考》，定声类为六十七，惊叹其分析之精到，方法之缜密，善读者当有会心，不俟余喋喋也。40年代，余与淬伯先生相识于巴县之南温泉，讨论音韵，研覈诂训，虽师授不同，而未尝相忤也。50年代，日月重光，淬伯先生主讲于南京大学，余亦施教于南京师范学院，两校相距咫尺，得时时请益，有新义则相告，十数年间，得切磋之益焉。时余撰《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一文，先生为举汉魏语音，获益匪浅。先生则力撰《〈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等文，树批判之帜，力排众议，龂龂争辩，辞严理壮，可以折服余子矣。60年代初，蒋君礼鸿撰成《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先生为余举《广韵》中数事，余因撰《敦煌变文词语研究》，先生力赞之，并谓颜师古《汉书注》与《匡谬正俗》可汇为一家言，以事冗未及为之。时先生立意改写《慧琳反切考》，以新观点为指针，匡正旧作，于是昕夕从事，日有定限，迨至易簀前，其新著《唐代关中方言音系》一书始杀青可读，而先生已归道山矣。呜呼！其强力坚韧，必期于成，又何可企及耶？今年开春，江苏古籍出版社将刊印先生遗书，以垂方来。鲍明炜教授通读全书，细心辨察，撰有《从〈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到〈唐代关中方言音系〉》一文，词赡理达，示人津逮，将弁诸卷首，以谕多士，如是则余可以无述也。末附论文五篇，皆解放后所作，精心结

撰，辞旨锋利，足以埤益先生之书；又 1942 年所撰《诗传笺商兑》一篇，有益训诂，亦以殿焉。回忆卅载之交谊，时萦耳目，而赏奇析疑，邈不可期，今序先生书，诚不胜凄伤怛惻之痛焉！

1985 年 11 月 于南京师范大学

从《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 到《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鲍明炜

黄淬伯先生早在 20 年代末著《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下称《慧琳反切考》)一书,除考明慧琳反切的音韵系统外,并兼及《切韵》音系,定《切韵》四十七声类,是当时音韵学界的一项重要成就。但是从那以后,黄先生对他所取得的成就,许多重要论断,逐渐有了新的看法。解放以后,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和启示下,黄先生在汉语音韵学领域中一系列新的观点最后确立起来。他在南京大学讲授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课时,即以他的新观点新体系贯穿教材,并且接连发表了《〈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1959)、《关于〈切韵〉音系基础的问题》(1962)、《〈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1964)等重要论文,来阐明他的观点。接着开始改写他的旧著《慧琳反切考》。这时黄先生已年逾古稀,健康情况不大好,课余之暇,断断续续坚持写作,数易其稿,直到 1970 年 4 月才最后完成,这就是《唐代关中方言音系》(下称《关中音系》)。书成后不到半年,黄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从《慧琳反切考》到《关中音系》,其间有很大的不同,又有密切的联系,两书必须结合起来读,才能看清楚其间的来龙去脉。但是《慧琳反切考》出版已五十多年,流传不广,现在已不易得。本文打算把两书间的主要联系介绍出来,以便于阅读《关中音系》,述而不作,不表示任何主观意见。

黄先生对慧琳反切系统改变看法,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慧琳反切考》。他说:

《切韵》声类实有四十七类之多,取此四十七类,与经音义(按即慧琳反切)所据韵书之声类相较,则于古今音变,可昭告我人以两大

端：一曰四等字之孳生寔多，一曰唇音之轻重携二。

按经音义切音声类，其每类有分三系者，有分两系者，若据其系与以一系为类者合计之，凡六十有七，视《切韵》增多之数，大都为四等字之声类也。而《切韵》声类，唯一喻类，等韵家指为四等外，更别无四等之声类。屹然离异有若是者，端系精系诸纽，在《切韵》为一类，至经音义所据韵则一四等画然分矣。十二齐一先三萧十五青二十五添诸韵字（仄韵赅此）与佳、皆、灰、哈所谓一二等诸韵部，其反切上字实同类也，而经音义所据韵，则尽改其切为四等音矣。更就表（按指慧琳反切与《切韵》声类比较表）中第一组古苦二类所列字言之，《切韵》古读居质切，吉居类也。诘读去吉切，倾读去营切，诘倾与去亦类也。至经音义所据韵，吉字切无征，惟紧字切用吉为上字（紧字《切韵》居忍切），诘字改作轻逸切，倾字改作缺营切，凡《切韵》之三等字之变为四等者，胥视乎此。此《切韵》一二等与三等字之孳衍为四等，乃隋唐间音变之一端也。（卷二 32 页）

黄先生认为慧琳反切系统有六十七声类，比《切韵》增多之数，大都是四等字之声类。端系精系诸纽在《切韵》为一类，即一四等字反切上字为一类，至慧琳反切四等之反切上字分离出来，自成一类，如齐先萧青添诸四等韵之反切上字。在《切韵》时代，这些所谓纯四等字，由于反切上字与一等字无别，黄先生认为也是一等。另有些三等字，如《切韵》质韵诘去吉切、清韵倾去营切，反切上字“去”为三等字，与被切字相应。可是到慧琳反切就被改为诘轻逸切、倾缺营切，反切上字“轻、缺”韵图均列四等，说明“诘、倾”等三等字也变成四等。这样，在慧琳反切系统中四等字就大为增加，反切上字分为一二等、三等、四等三系，为隋唐间音变之一端。

四等字之反切上字自成一类，《慧琳反切考》已作了系统的处理，与一二等三等并列，今抄录出来，与《切韵》比较，以明《关中音系》声母系统的来历，列“慧琳音与《切韵》声类比较表”如下：

慧琳音	《切韵》	字母
类 系 等	类 等	
古 古 一二	古 一二四	见
居 三	居 三	
经 四		

苦	苦	一二	苦	一二四	溪
	羌	三	丘	三	
	缺	四			
渠	渠		渠		群
吾	吾	一二	吾	一二四	疑
	鱼	三	鱼	三	
	霓	四			
呼	呼	一二	呼	一二四	晓
	虚	三(含四等)	许	三	
胡	胡	一二	胡	一二四	匣
	携	四			
乌	乌	一二	乌	一二四	影
	於	三	於	三	
	伊	四			
韦	韦	三	于(云)三		(匣 _三)
	以	四	余(以)四		喻
都	都	一	多	一四	端
	丁	四			
他	他	一	他	一四	透
	体	四			
徒	徒	一	徒	一四	定
	甸	四			
奴	奴	一二	奴	一四	泥
	女	三	尼	二三	娘
	宁	四			
鲁	鲁	一二	鲁	一二四	来
	力	三	力	三	
	了	四			
祖	祖	一	将	一四	精
	子	四			
仓	仓	一	仓	一四	清
	七	四			
藏	藏	一	才	一四	从
	情	四			

桑	桑	一	苏	一四	心
	先	四			
循			徐	四	邪
补	补	一二	边	一二四	帮
	彼	三	方	三	
	必	四			
普	普	一二	滂	一二四	滂
	披	三	敷	三	
	匹	四			
蒲	蒲	一二	蒲	一二四	並
	皮	三	房	三	
	毗	四			
莫	莫	一二	莫	一二四	明
	眉	三	武	三	
	弥	四			

其他声类,知组并入端组,庄组并入精组,章组船(床₃)禅合并,非组非敷合并,表中未列出。我们知道,《切韵》音系一二四等反切上字是通用的,只有三等自成一系。上表说明,慧琳反切四等上字也自成一系。这种现象怎样解释呢?黄先生依据反切上下字洪细侈弇的关系,认为声类变了,韵类必同时变,因为反切上下字是相适应的,不会单方面变。在这个基础上,黄先生认为慧琳反切上下字韵母的第一元音必相同。在慧琳反切系统中韵母分两大类:一类第一元音是[i],一类第一元音是[非 i];是[i]的一类,又分强音[i]和弱音[ɪ]两类,共三类。与反切下字相适应,反切上字也分三系,即 A、B、C 三系,这三系上字的第一元音分别是[非 i]、[ɪ]、[i]。黄先生说:“反切上字系类的区分,完全决定于韵母的第一元音。”又说:“声母是辅音音位,声类是反映声母和韵母的结合形式。声母的职能在于区别字义,声类的作用在于描写。”黄先生运用“三系”说,声类和声母分开,一个声母因与下字结合的关系不同,可以分出几个声类,反过来说,几个声类虽结合的关系不同,但实际上是一个声母。这样,慧琳反切的六十七声类,被定为《关中音系》的三十七个声母。

《关中音系》的韵母系统来自《慧琳反切考》,但因处理方法不同,略有改变。黄先生取《慧琳反切考》的韵类,看它和哪一系类的反切上字相结

合,参考域外译音和其他材料,定其韵值。例如《关中音系》歌部分开口合口两类,都与上字 A 系结合,知这两个韵母都无韵头,据日译汉音,主要元音拟为[a],两个韵母是[a][ua]。麻部也分开口合口两类,与上字结合,B 系多,C 系少,知韵头是[i],少数是[i],参考日译汉音,拟韵值为[ia][iua]。这样,歌麻实同韵,只是韵头不同,包含四个韵母,在音节表中共列一表。在《慧琳反切考》中“柯、嘉”(即歌麻)两韵开口因等的不同各分二类,在《关中音系》合为一类,黄先生不承认当时有等的分别,认为分等是后来的事。又如基部(即羈部),按反切下字分开合两类,多数与上字 B 系结合,韵值定为[ii][iui],但上字中也有 C 系,在音节表中又有[i][iui],这就有了四个韵母。类此情形,还有乾、兼、侵、麻等韵部。除以上情况外,两书韵类就没什么不同了。

为表明《关中音系》韵母系统的来历,平赅上去入,列比较表如下:

	《关中音系》	《慧琳反切考》	《切韵》	说明
(1)歌	a ua	柯	歌戈	
麻	ia iua	嘉	麻	
(2)哈	ai uai	菱瓌	哈灰泰	
皆	iai iuai	皆	佳皆夬	
(3)豪	au	膏	豪	晓韵 C 系多, B 系少, 原拟为 iau, 与 au iau 相配为一部, 因下字与肴有明显区别, 改为 iou。
肴	iau	膠	肴	
(4)晓	iou iou	晓	萧宵	
(5)侯	əu iəu	钩樛	侯尤幽	侯 əu 尤幽 iəu
(6)模	o io	觚梧	模鱼	模 o 鱼 io
(7)虞	iu	拘	虞	
(8)齐	iei iuei	稽	齐祭废	
(9)基	ii iui i iui	羈	支脂之微	羈韵包括微韵, 见《慧琳反切考》。基韵未指明, 举例亦不见微韵字。
(10)唐	aŋ uaŋ	纲	唐	
阳	iaŋ iuaŋ	韁	阳	
(11)更	iəŋ iuəŋ	羹	庚耕	
(12)京	iŋ iuŋ	羹	庚	京韵是羹韵之一类, 即《切韵》庚 _三 等字。
(13)江	ioŋ	扛	江	
(14)洪	uŋ iuŋ	弓	东冬	
	iŋ		鍾	

(15)登	əŋ uəŋ	缢矜	登	
	ɪəŋ ɪuəŋ		蒸	
(16)罄	ieŋ iueŋ	罄	青	
	ieŋ iueŋ		清	
(17)寒	aŋ uan	干	寒桓	
间	ian ɪuan	萑	删山	
(18)乾	ɪen ɪuen	鞬	元仙	仙之三等在乾,四等在肩。按两韵只韵头不同,似应定为一韵,列一表中。
(19)肩	ien iuen	肩	先仙	
(20)痕魂	ən uən	跟昆	痕魂	
殷文	ɪən ɪuən	筋军	殷文臻	真部分和臻并于殷。
			真	
(21)真	ɪn ɪun	涇钩	真淳	
(22)堪	aŋ	堪	覃谈	
缄	ɪaŋ	缄	咸衔凡	
(23)兼	iem ɪem	嫌	盐添严	
(24)侵	ɪm ɪm	襟	侵	

黄先生这本新著,虽然经过多年考虑,但是改弦更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尝试之作,容有可议之处,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书成后,未及反复斟酌修订,先生就遽尔谢世了。在校读过程中,碰到一些有疑问的地方,无从商量,只好保持原文,例如晓韵原拟为[iau],后改为[iou],前后不一致,今改归一致。但晓部反切下字只有尧系一类[iou],韵母表中也只有一个韵母,可是音节表中却有[ɪou][iou]两个韵母。又如所谓重韵,一般指同摄同等的韵,黄先生把同摄不同等的韵也叫重韵,如仙先、宵萧等,因为黄先生认为分等是后来的事。类似情况都未加改动。黄先生晚年健康状况已很可虑,特别在“文革”期间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仍插空坚持修订补充书稿,这种坚忍不拔、勇于探索的精神令人敬佩。黄先生是书法家,这本书的手稿都是他亲自工笔抄写的,弥足珍贵,将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善本书珍藏。

黄先生去世已十多年,追念先生在世时,多承教诲,受益良多。这次有机会校读遗著,有所查证,并写这篇短文,总算为先生做了一件事,谨以此纪念敬爱的师长。文中有些问题不免有理解错误的地方,希读者明察,好在有原书在,可以复按。

目 录

序	徐 复 1
从《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到《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鲍明炜 3
第一章 绪论	1
一、研究古代方言音系的重要性	1
二、唐代方言性的韵书	2
三、唐代关中方言音系的资料	4
四、慧琳反切构造的规则	4
五、怎样从慧琳反切中引出唐代关中方言音系	6
六、唐代关中方音拟构的原则	7
第二章 声母	9
一、前言	9
二、声母	9
(1)喉音	9
(2)舌根音	10
(3)舌头音	12
(4)舌面音	14
(5)舌尖音	15
(6)双唇音	17
(7)唇齿音	18
(8)唐代关中方言声母总表	19
第三章 韵母	20
一、前言	20
二、韵母	22

(1)开韵尾韵母	22
(2)闭韵尾韵母	25
(3)唐代关中方言韵母总表	30
第四章 声调	32
一、前言	32
二、唐代关中方言声调系统表	33
三、唐代关中方言上声调有变为去声调的动向	34
第五章 唐代关中方言音节表	36
一、前言	36
二、音节表	38
(1)开韵尾音节	38
(2)闭韵尾音节	72
第六章 四种音系的比较	124
一、前言	124
二、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和《切韵》音系比较	125
(1)声母	125
(2)韵母	126
(3)声调	132
三、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和《韵镜》音系比较	133
(1)声母	133
(2)韵母	134
(3)声调	136
四、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和《切韵指掌图》音系比较	137
(1)声母	137
(2)韵母	141
(3)声调	141
五、等韵体系的形成	142
 附 录	
《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	145
附:《〈切韵〉声母表》、《〈切韵〉韵母表》	174

论《切韵》音系并批判高本汉的论点	185
《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	200
关于《切韵》音系基础的问题	
——与王显、邵荣芬两位同志讨论	205
近代语文学史上的顾炎武	215
诗传笺商兑	226
后 记	黄东迈 239

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古代方言音系的重要性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布,大致可分为八大系:1. 北方话、2. 江浙话、3. 湖南话、4. 江西话、5. 客家话、6. 闽北话、7. 闽南话、8. 广东话。这八大系方言,各有它不同的特点,各有它的历史进程。它的分布地域,各因不同的历史条件,有的日益扩展,有的日趋缩小。现代北方话的地域最大,使用这系方言的人口,几占汉民族全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方言的产生,是部落分裂造成语言分化的结果^①。汉语分化为方言,这一事实,当然在远古时代,即已存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②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事物本质的历程,由个别到一般,由部分到整体。汉语方言是汉语的分支,要了解汉语发展的全貌,就应当从个别方言史的研究开始。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我国研究汉语语音史者,所用的方法,概言之,可分以下两种:

一为着重整体忽略部分。例如近代研究先秦古韵者,主要依据《诗经》用韵,从中揭示那时汉语的韵母系统。人尽皆知,《诗经》是古代不同同时地的诗歌总集。全部诗歌的语言,乃是古汉语的整体。因此所得的韵母系统,显然不是个别的方言,而是所有方言共同性的韵母系统。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译本 87 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又如研究先秦古声母者,利用同义异文和同音借字观察其相互关系,从而归纳成类。得出的声母,也不是个别方言,而是所有方言共同性的声母。

诚然,区别上古方言的时与地,资料本身,无此条件。但是只知整体,不知部分,研究的结果,给人们有见林不见树之感。

一为由部分到整体。近三四十年来,研究古方言音系的作品渐渐多起来了。他们所据的资料,一为韵语,即从某一作家所在的地域以衡量用韵系统的方言性。一为各家反切,从反切上下字的系统中,探求其声母、韵母和声调,同样从反切作者的地域以衡量所揭音系的方言性。也有利用古译音推求某一时地的方言音系的。着重部分研究所得的成果,假若方法正确,反映真实的话,那末,积累的成果愈多,对于汉语发展史愈是有助于既见其树,又见其林的全面认识,有助于对现代方言音系形成的过程和规律性的理解。

二、唐代方言性的韵书

唐代以前的韵书,如吕静《韵集》、夏侯詠《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在韵部分合方面,表明了方言韵母系统各自的特点。可是,这类具有方言性的至为珍贵的韵书,历时不久,即告失传。于今只能看到各家所定的韵部而已。

唐代具有方言性的韵书,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以下四种:1. 张戢《考声切韵》、2. 天宝《韵英》、3. 元廷坚《韵英》、4. 武玄之《韵铨》^①。但是这四种韵书的性质,于今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1) 两种《韵英》的性质

《玉海》(四十五)引韦述《集贤记注》:“天宝末,上以自古用韵不甚区分,陆法言《切韵》又未能厘革,乃改撰《韵英》,仍旧为五卷。旧韵四百三十九,新加百五十一,合五百九十,分析至细。”这段记录,《韵英》一书好像是根据唐代语言所写的韵书。所称之数字,好像就是当时语音的韵部数

^① 王国维《天宝〈韵英〉、陈廷坚〈韵英〉、张戢〈考声切韵〉、武玄之〈韵铨〉分部考》,《观堂集林》卷八。

了。王国维先生正是这样理解的。

其实,汉语韵母数,在具体方言中,都以闻声辨义为限。陆法言《切韵》在唐代已有人讥评其分部之多,不符合实际。因此,《记注》所称之数字,看作韵部,倒不如看作字数,比较合理。何以言之?天宝是唐玄宗的年号,这位皇帝留心今古字音,他根据今音,改《尚书·洪范》“无偏无颇”之颇为陂。这个故事和《记注》“上以自古用韵不甚区分”一语,正是同一问题。在那种影响下,很可能按照陆法言《切韵》,把古同韵今异部的字,按部区别,这或者就是《韵英》的体例。因此,《记注》的数字,显然指字数而不是韵部。

天宝《韵英》既是这样的体例,那末《南部新书》所称天宝末有陈王友、元廷坚撰的《韵英》,又应看作何种式样的韵书呢?

唐慧琳《一切经音义》景审序:“近有元廷坚《韵英》及张戢《考声切韵》,今之所音,取则于此。”又慧琳注明廷坚反切以秦方言为基础,由是元廷坚《韵英》是方言性的韵书了。但从慧琳全部反切看,指明《韵英》反切者,不过千百分之一。在引用《韵英》反切时,又必与《切韵》反切对举,并分说这是秦音,那是吴音。因《韵英》反切在慧琳反切中出现之少,可以推想廷坚《韵英》不是一部系统性的方言韵书。因注例必秦吴音对举,可以推想廷坚《韵英》的特点,在于方言读音和《切韵》反切异同的对照。据是,廷坚《韵英》和天宝《韵英》体例相同。

(2)《考声切韵》和《韵铨》的性质

景审序虽有元廷坚《韵英》和张戢《考声切韵》为慧琳所据之说,但是慧琳注语引用《考声切韵》的字义则常见,从不提出它的注音,这一现象与景审序并不相应。同时各种韵书各有它的现实基础,各有它的方言特质,注音者不可能同用几种反切注音。因此,对于《考声切韵》是怎样的韵书,在书缺有间的情况下,可以存而不论。

《韵铨》是不是描写唐代方言的韵书?从《悉曇藏》(卷二)中所存的平声五十韵部来看,我认为仍然是陆法言《切韵》的系统。“视唐诸家韵少戈脂淳殷痕桓删衙凡九韵,而自侵部别出岑部”,这一论据,并不坚确。因为今日所见的唐代《切韵》残卷,各书的部目,在形式上虽有多少之别,但按其内在的系统与陆韵一致。至于悉曇用十六韵头摄尽《韵铨》五十韵部,乃是《切韵》韵部和梵语韵母的对应问题,不能作为“《韵铨》大合并其部